



LUXINGBANG ZHUANLUE

卢兴邦传略

胡盛华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兴邦传略/胡盛华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11
ISBN 7-5615-2289-4

I. 卢… II. 胡… III. 卢兴邦(1880—1945)—传记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7953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福建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插页:4

字数:181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序

高令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福建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闽学(哲学)、民俗(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对于政治型的历史人物,除了像郑成功、林则徐等这样具有全国意义者多有所研究外,局限于福建地方者几乎无人问津。胡盛华先生独辟蹊径,撰写成《卢兴邦传略》一书,从内容到写作形式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在福建地方政治型历史人物的研究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此书的出版,可喜可贺,我特别推荐于广大读者。

卢兴邦出身贫寒,从小贩而至雄踞闽北 30 多年的军阀,其行为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复杂曲折,富有传奇性。他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称王霸道;而又在道路建设、古迹文物修护、发展乡村小中学师范教育、捐助协和大学等上做过一些好事。他所处的正是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抗日救国、国民党内部纷争等国内外形势极为错综复杂时期。他曾跟广东护法军政府、国民革命北伐军、南京国民政府等有过相互利用的关系。他拥护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任军长;而不久又投靠蒋介石,卢部和其堂弟卢兴荣参与围剿红军;而后来又对解放军有过资助,对南平、尤溪等地的和平解放做出贡献。对于卢兴邦风云多变的一生,尽管其主导面是清楚的,而对其某些具体事迹做出公允客观的评价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胡盛华先生在本书中,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实事求是,论说周到,评价公允客观。是书按时间和事迹分章叙述,层次清晰,做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把其一生和其部发生、壮大和善终的过程真实生动地呈现了出来。此书是福建地方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具有较高的史学学术价值。

胡盛华先生根据卢兴邦一生事迹的特点,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撰写,情节生动,场面集中,时现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能引人入胜,富有艺术效果,很有可读性。但是,该书不是小说,没有虚构情节,而是叙述真实的历史,每件事和情节都是以史实为根据的,材料翔实。这是本书的特点和优点。这种撰写方式,对普及历史读物很有价值,应予以发扬。

胡盛华先生长期服务于卢兴邦的家乡和根据地的尤溪,得地之利,不仅对有关记载卢兴邦的文献资料收搜殆尽,还对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故事进行了深入考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很多是鲜为人知的。这是本书的重大价值之一。作者把考察搜集的资料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使全书内容更加充实,大大提高了本书的质量。

我的学术的起点和特点是运用谱志、实地考察和地方文献研究朱子学。尤溪是朱熹的出生地,我很早就多次到过尤溪考察朱熹事迹;20世纪80年代以来,闽北的历史文化学术活动我大都出席。胡盛华先生在尤溪县政府侨务部门任职,我们经常在一起参与该县和闽北的文化学术活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胡先生待人诚恳,很有事业心,极其热爱和关心地方文化学术事业。我早已得知胡先生决心撰写卢兴邦传记。他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撰写,数易其稿,终于呈现给读者这部《卢兴邦传略》。胡先生知识面广博,基础扎实,治学严谨,思维缜密,很有开拓精神。这是本书撰写成功的先决条件。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对福建地方历史人物的研究起到推动的作用。

2004年10月18日

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目 录

序	高令印
第一章 挑纸卖纸	(1)
第二章 逃避拘捕投奔德化	(9)
第三章 返回尤溪深山落草	(12)
第四章 十兴兄弟饮血结义	(17)
第五章 北洋军进剿无能	(23)
第六章 五营兵马血洗双梅	(27)
第七章 依靠粤军抗击北洋军阀	(31)
第八章 卢兴邦的妻子和他的房子	(43)
第九章 大田事变收编乱兵	(50)
第十章 北洋军阀七路攻打卢兴邦	(53)
第十一章 独霸闽北各县	(58)
第十二章 嫁女图消民怨	(66)
第十三章 五十大寿显赫排场	(71)
第十四章 倡办文化教育	(76)
第十五章 绑架六委惊噩南京	(80)
第十六章 谋夺省政败名失地	(87)

第十七章	恢复师制,紧跟蒋介石·····	(99)
第十八章	损兵折将败于东方军·····	(105)
第十九章	丢城失厂再败于红三军团·····	(114)
第二十章	红七军团经过卢部管辖区·····	(120)
第二十一章	在“闽变”的前前后后·····	(125)
第二十二章	上海抗日·····	(137)
第二十三章	师长亲自杀儿子·····	(147)
第二十四章	互相倾轧,百姓遭殃·····	(150)
第二十五章	卢兴邦病故双里·····	(157)
第二十六章	杀害地下共产党员·····	(160)
第二十七章	卢洪竞选演丑剧·····	(165)
第二十八章	围攻闽西北挺进游击队·····	(170)
第二十九章	凶狠破坏共产党组织·····	(174)
第三十章	边陲人民的革命斗争·····	(182)
第三十一章	卢兴荣息影家园·····	(189)
第三十二章	尤溪县和平解放·····	(193)
卢兴邦和卢部年谱简编·····		(212)

第一章

挑纸卖纸

卢兴邦,名文梁,字正栋,号光国,俗名卢梁。清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1880年10月16日)出生在福建省尤溪县七尺乡朱源里(今西城镇七尺村朱源里)一个农民家庭。

尤溪县位于福建省中部,闽江西南侧,戴云山脉西坡。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夏长不酷热,冬短不严寒,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雨量丰沛,宜于喜温湿的农作物和林木生长。

尤溪县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建县,以境内尤溪为县名,隶福州。五代南唐保大六年(948年)划属剑州;宋属南剑州;元属南剑路、延平路;明、清属延平府;民国24年(1935年)起为福建省第二行政督察区属县;1949年7月5日和平解放后属南平专区;1970年6月改属三明地区(市)。明代分为五十个都,明景帝景泰三年(1452年)和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7年)两次割西南部的19个都归永安、大田二县,存三十一个都。全县面积3463平方公里。东南邻闽清、永泰县,西南接大田、德化县,西北毗沙县,东北连南平。朱源里即在尤溪县城关南面,离尤溪县城12公里。住有黄、卢、严姓氏50多户近200人。尤溪境内既有平洋水田,也有起伏峰峦。杉、松、竹、楮、栲等遍布全县,稀有树种樟、楠、榉等亦有散布。局部地区也生长金柑、茶叶、油茶、柑橘、柿子等经济作物,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也种植甘薯、小麦、荞麦、小米等。矿产有石

灰石、大理石、高岭土、铁、铅、锌、金、银、铜等。

尤溪地广物阜，人民勤劳朴素。但本县历代封建王朝的官吏，对于地方经济的开发，未见事功，加之长期的政治动乱和战乱，社会发展迟缓。世代代的贫苦农民，受着封建制度的残酷统治、剥削和压迫。山林和田地，多为富人所占，加上水利没有统一管理，各行其需，造成沟渠淤塞，往往遇上大雨，便山洪暴发，闹成大水灾，无雨时，又成干旱。旱涝皆听于天，又无法抵御蝗虫、鼠灾，因此，粮食产量很低。除了陶、瓷器、造纸、造船等少量的手工作坊外，没有其他工业。经营商业的人也不多，交通也很不方便，只有木帆船，上达街面、坂面和七口等地，下至双梅、西洋。尤溪口与闽江相接，可直达福州。广大农民生活异常贫苦，不得已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但辛辛苦苦一年，收获物的一半以至六成、七成或八成都被地主和官府夺去。那些劳力足，又勤奋的“上中农”，尽管终年辛劳，节食省用，也是常为盐米发愁。

在历代封建专制的统治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影响下，山川毓秀的尤溪黯然失色，尤溪人民长期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堪忍受残酷剥削和统治的尤溪人民，曾与封建统治者进行过不屈的斗争。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尤溪县炼铁炉主蒋福成，不堪官府迫贡苛勒，联络起义军领袖郑永祖，率领炼铁工人和农村贫民起来造反。十多天，聚众万余人，浩荡呼啸攻破尤溪县城，军威大震，继而进军沙县，与邓茂七部汇合，攻占延平府。乘胜挥军北上攻破顺昌、邵武、光泽等地，严词拒绝官府招降，朝廷大震，两次派大军镇压。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邓茂七被叛徒出卖，在延平陷入明官军伏击包围，不幸阵亡。四月，义军整顿了队伍，仍坚持与明官军作战。后因明官军援兵不断增加，义军终被各个击破，蒋福成血战于乱军之中，下落不明。郑永祖和其他将领，改拥邓茂七之侄邓伯孙为首，树旗继续抗击明官军，终因寡不敌众，最后战败，郑永祖等18人，被明官军指挥雍野、蒋贵部下俘

获,全部壮烈牺牲。

义军震撼闽北半壁河山,虽然失败了,但对统治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给广大劳动人民的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火种。尤溪人民的反抗斗争大多数以被镇压而失败告终,但尤溪人民在反抗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为后人继承和发扬。

卢兴邦的曾祖父卢绍熟和他的曾伯祖卢绍蒸是同胞兄弟。绍熟生元遂,元遂生奕芹、奕桂、奕满。卢奕芹娶本县大嵩乡(今坂面乡蒋坑村一自然村)人詹银弟使为妻。詹银弟使出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年)正月十八日,婚后生了一男一女,即卢兴邦和卢兴邦的姐姐卢玉使。卢玉使嫁给七尺乡人林逢俭为妻,婚后生林大茂兄弟六男一女。曾伯祖绍蒸生四男,即元逢、元速、元遇、元选。元速生三男,长子奕攀、次子奕照、三子奕树。奕树生六男,长子名文灶,即卢兴芳,次子名文惇,即卢兴明;三子早夭;四子出继黄家为子名黄胜渭;五子名文才,即卢兴荣;六子出继欧阳家为子名欧阳光。卢氏世世代代靠耕田、造纸、卖纸为生,生活贫寒,常遇无米下锅之苦。

1880年卢兴邦呱呱坠地之时,中国已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对我国边陲的侵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危机四伏、灾难不断、民不聊生。卢奕芹倒还有点正义感,卢兴邦诞生人间之时,他寻思良久,为儿子取名文梁,字正栋,意思是国家急需栋梁材。取这样的名字,正显露出了他对混乱世道的不满,也寄托了对孩子成才的愿望。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间卢兴邦已长到了六七岁,卢奕芹想振兴一下自家门庭,将卢兴邦送进了私塾。但是,卢兴邦好动不好静,根本不懂读书的目的,加上父亲目不识丁,自然讲不出金榜题名、光宗耀祖、门楣生辉的大道理,使得卢兴邦没能够珍惜读书良机。他在私塾里呆了两年,再也呆不下去了,终因读书太枯燥沉闷逃了学。父母疼爱儿子,自然也扭拗不过儿子,只好任孩子逃了

学,这助长了卢兴邦倔强的脾气,横竖不让人,经常和村里的小孩斗殴打架,白天无法打赢人家,就夜间报复,经常把人家打得鼻青脸肿。

卢奕芹见儿子不上学,又在社会上不断惹祸,便加强了管教。他把卢兴邦带在身旁,从此,卢兴邦便跟着父亲学起造纸来了。卢兴邦倒也聪明伶俐,手脚勤快。父为师,子为徒,勤于造纸。不久,卢兴邦又拜表兄詹荣策为师,造纸技术又获展进。

到十四五岁,卢兴邦就长成了一副魁梧的身架,嘴角边左右各长一个黑痣也更加显眼了。卢兴邦十七八岁造纸能独立操作,并且技术不亚于父亲。卢奕芹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感到儿子虽然不是走科举功名、仕途之道的料子,但卢氏门户总算有了个依靠。父母亲便选个黄道吉日叫卢兴邦和王榴弟使拜了天地成了亲。

王榴弟使生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初二日。她精明能干,孝敬公婆,对卢兴邦又能百依百顺、关心体贴。所以,卢兴邦的姐姐卢玉使出嫁后,家中尚有两对四人八只手,都能劳动,齐心协力致力于改变家庭困境,四个人都累无怨声,埋头苦干。卢兴邦的妻子和母亲料理家务,编编织织,搞些家庭副业。父亲专心致志从事造纸。卢兴邦身子健壮魁梧,干粗活、重活是一把好手,农忙时,帮人家做农活打短工,农闲时也做些木工、泥水工等零活,并完全接替下父亲原来承担的挑纸卖纸的重任。

朱源里到尤溪县城有12公里路程,卢兴邦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了。当然,有时也结伴行走,遇见的人和事也日益增多。

一天卢兴邦卖完纸准备回家,只觉口渴难当,便又来到了城关西街通驷桥下金鱼井(今尤溪县粮食大楼西侧)喝水解渴。金鱼井也称湛泉,1982年12月尤溪县人民政府将其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据《尤溪县志》载:“泉极甘冽,饮者数千家,大旱不竭。”不少人赋了诗,如王宗仁诗:

湛泉流碧水,金鲫漾清波。

听得渔人唱，寒风易水歌。

又如田濡诗：

炎敲六月中，流水彻骨冷。

邃谷不射鲋，居民犹井井。

卢兴邦来到金鱼井，准备喝水时，但见金鲫在井中游来游去，顿觉奇怪，连水也没敢喝，回到家中，即将此事告诉父母。父亲、母亲都十分高兴，认为儿子有大贵的征兆，必有远大前程。其实并不是真有金鲫井中游泳之事，卢兴邦眼见金鲫也不是首例，也曾有其他人见过金鲫游泳井中，金鱼井出现金鲫是因为太阳光折射的缘故。后因金鱼井周围的建筑物改建，阳光射入金鱼井的角度改变了，再也没有人见到金鲫在井中跃游了。

卢兴邦挑纸卖纸，走的路多了，见到的人和事多了，思想也逐渐复杂起来。尤溪县城关是尤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比起朱源里当然繁华得多。许多朱源里没有的，县城里都有，商店、茶馆、酒店、赌场，朱源里没有，县城各坊都不难找到。起初，卢兴邦卖纸所得的钱都如数交给父亲，但斗转星移，卢兴邦终究也经不起同伴的相邀，也进了赌场。先是看，但百闻不如一见，就这么一看，他也就琢磨起这块地方来了。弄得好一夜就牵来了金山银山，这么一想心就痒痒，心痒就使得手痒，他开始拿钱跟帮和随搭，跟帮和随搭有什么意思，最后坐在了正座上。

虽然坐上正座，但还只是试着玩，却赢了一些小钱。小钱怎么能改变家庭的穷困。后来，他学起了赌大的。谁知道是神支还是鬼援，他的手气很顺，几次都赢了不少钱。他忘乎所以，肆无忌惮地赌了起来。俗语说：“久赌神仙也要输”，何况赌场里捂私作弊在所难免，对初次来赌的人，老赌棍常常是放长线钓大鱼，等你上钩，那就开始作弊掺假了，而赌徒们又有一种难以更改的变态心理：赢了不想走，越输越要赌，最好一掷千金，发万贯家财，其结果是越赌越输，越输越惨，直至不能自拔的境地，最后倾家荡产，卖儿卖女，

就连老婆也要卖掉。卢兴邦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条路。他由赢变输，输了就借，借了再赌，再赌就再输，越输越惨，这样的恶性循环，他完全无法中止。借了大笔的钱，都输得精光。还债、再赌都叫他极度为难。靠他那批纸卖纸所得的几个钱，怎能填补那深深的钱壑。于是，他想向家里要，可是家里也是吃了上顿，尚无下顿的，想拿些衣物去典当，家中空空如也，无一件像样的东西，家里人人穿的都是捉襟见肘的麒麟裳，真叫他束手无策。

俗语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卢兴邦输得最惨，四面要他还款催得最紧的时候，他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农村缺医少药，卢兴邦负债累累，未能尽上孝心，没拖几天，父亲便离开了人间，终年59岁，一家人都沉入极为悲痛之中。那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父亲去世，卢兴邦的家庭就像一个人被抽走了脊梁骨似的，老支撑不起来，生活更加拮据。卢兴邦狠下决心，痛改前非，洗手不赌。一心与妻子致力于改变家庭的困境。数载寒冬酷暑，夫妻俩孜孜不倦地劳累，但还是常常锅底朝天。

1911年，王榴弟使生下了一女，卢兴邦夫妇和母亲都十分高兴，将小女取名世珠。高兴之余又有些担忧，苦的是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操劳一生的母亲又于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十五日病逝，再欠下了一笔债。卢兴邦为生活发愁，出于无奈，只好将祖上留下来的一片竹林和竹林中的一个纸厂典当给当地财主黄名扬。黄名扬心怀鬼胎，早就有图谋该片竹林的歹意了，如今卢兴邦送货上门，他高兴极了，抓紧时机，很快就办完了典当。

典当后，卢兴邦更加勤奋，省吃俭用，尽力筹集钱款，一心一意要赎回竹林和纸厂。当期将届，卢兴邦在亲友的帮助下，如期筹足了钱款，要向黄名扬赎回竹林和纸厂。可是，黄名扬设词拖延，进而恃势压人，不让卢兴邦取赎。黄名扬还警告卢兴邦说，你再无理取闹，我就不客气了。卢兴邦自然敌不过有财有势的黄名扬，只好

忍气吞声而罢赎。

卢兴邦忧忧郁郁地回到家里，一阵阵刺心的痛，便想起了去世的父母亲，疼爱他的父母亲，操劳一生的父母亲，感到一切都晚了。想起父母亲苦心经营的那片竹林和纸厂是从自己手上败掉的，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亲和家人。这时，卢兴邦的眼泪大把大把地往下淌。他想：见不到父亲，见不到母亲，但竹林和纸厂还在，该去看一看。

他趁夜来到竹林，只见墨浓浓的夜幕里，一株株笔直的竹子，一座默默无言站着的纸厂。他想起和父亲在这里辛勤地砍竹造纸，想起慈祥的母亲每天送饭、送水……抚摸着一株株洒过汗水的竹子，他触景生情，不禁扑在竹身上，又是一场大哭……

还是他的妻子王榴弟使把他从竹林中劝了回来。这天晚上，夫妻俩挨枕谈得尤为亲密。卢兴邦表示洗手不赌了，但又说竹林和纸厂赎不回来了，我真不好做人。王榴弟使安慰说：“竹林和纸厂赎不回来就算了，待到有余之日，再买一片。”这晚，夫妻俩一直谈到天亮。

夫妻俩虽然商讨一本翻身账，但毕竟跳不出现实生活。一本翻身账的实现需要时间和其他因素，现实生活中卢兴邦是一家子无米下锅。1913年1月，在告借无门之际，卢兴邦不得不又上黄家门庭，表示愿意将仅有的那片竹林和纸厂卖断给黄名扬，求黄名扬给予补价，但黄名扬竟以赎期已过竹林和纸厂已成断业为由，拒付增补断价。卢兴邦一听怔住了，怨恨未消，又加新恨，气愤之下，脱口而出：“你这个黑心肝的财主，吸了人的血还不够，还要人的命！”黄名扬说：“我是黑心肝的财主又怎样？你去当土匪吧，把我抓去，挖掉黑心肝好了！”卢兴邦愤怒地说：“我固然没奈何你，只有土匪有办法治你，有朝一日，有人会挖出你的心肝，喂狼喂虎的。”说完气呼呼地走了。黄名扬得到了这片竹林和纸厂，心安理得，抖一抖马褂也回家去了。

无巧不成书。时过不久，德化土匪来到朱源里，包抄了黄名扬的家，翻箱倒柜，将衣物洗劫一空。黄名扬吓得昏倒在地，待抢劫者走后，黄名扬由家里人扶了起来，灌了热茶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定神之后，就慢慢地琢磨着，德化土匪怎么会直抄我的家，又如此大胆。前思后想，想起了卢兴邦的一席话，卢兴邦不是说过：“只有土匪能治我黄名扬吗？”一条道理便闪了出来，黄名扬双手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说：“对！就是他，就是那个畜生卢文梁！”于是，黄名扬一口咬定他家的遭劫是卢兴邦勾引土匪所致。便带着伪证到尤溪县衙指控卢兴邦“引匪行劫”。县官偏信黄名扬一面之词，答应派遣衙差下乡捉捕卢兴邦。

第二章

逃避拘捕投奔德化

黄名扬家遭到土匪行劫，人们议论了一阵子之后，渐渐淡漠了。朱源里的老百姓和往常一样耕田、造纸、卖纸。黄名扬却仍然非常活跃，他对卢兴邦心怀刻骨仇恨，一定要卢兴邦被捕坐牢才肯罢休。他动了不少脑筋，想了许多办法，一方面派手下作为暗探，跟踪卢兴邦行迹，摸清卢兴邦活动规律。通过多天的暗查证实，黄名扬了解到卢兴邦白天造纸、卖纸，傍晚都在家中做些杂务。另一方面，黄名扬派亲信三天两头带礼物上县衙门，禀报卢兴邦活动情况，请求衙门快快派遣衙差捕捉卢兴邦。卢兴邦丝毫没有觉察黄名扬的这些作为，照常造纸、卖纸。

县衙决定乘卢兴邦在家的時候，派衙差到朱源里包围擒拿。衙差到朱源里捉拿卢兴邦的消息在尤溪县城里流传开了，说是今天县衙将派出衙差到朱源里捉拿卢兴邦，卢兴邦却还蒙在鼓里。1913年3月的一天卢兴邦卖完了纸来到他常卖其纸和账的“德源杂货店”想带些食盐回家，“德源杂货店”老板潘德源一见到卢兴邦，就神色紧张地密报说：“卢兄，黄名扬告你引匪行劫，十恶不赦呀！今天你没被县衙差发现，算是万幸啦，赶快躲一躲！”卢兴邦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凶讯怔住了，但又无他计，只好迅速逃回家中，也好给自己的妻子打个招呼，准备带些衣物逃避他处。傍晚，卢兴邦前脚到家，县衙差后脚也就进村了。卢兴邦对屋的黄木雨发现衙

差进村，认定肯定是捉拿卢兴邦，催促卢兴邦赶快离开家门。卢兴邦仓皇抓了几件衣服，便从后门往山上冲去。妻子王榴弟使抱着三岁的女儿世珠，也到邻居家躲了起来。

县衙差来到朱源里，先是包围了卢兴邦的家，进而缩小包围圈，接着破门而入，却扑了个空。衙差见卢兴邦不在，便翻箱倒柜，摔罐踢椅。屋里屋外，门角过道，猪圈鸡舍，统统找遍，还是不见卢兴邦的影子。衙差抄了一阵之后，便开始抓乡亲，卢兴明正好在自家纸厂里造纸，衙差们见到卢兴明，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去，把他逮了个正着，进行了审讯。卢兴明名卢文悖，字光熙，清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二十八日生于朱源里一个农民家庭，是卢兴邦的叔伯兄弟。衙差们抓不到卢兴邦，认为卢兴明反正是卢姓家里的人，便把他抓了去，捆绑起来，带到尤溪县衙，关进了监狱。

卢兴邦冲出家门之后，似惊弓之鸟，拼命往坂面乡方向逃去，想到坂面乡投靠亲戚躲避几天再作打算。月色朦胧，树木摇曳，卢兴邦一步也不停留，直跑到蒋坑村才歇了脚。他害怕衙差尾追查捕，又怕被人发现挨人告密，不敢进村，便又往山上跑去，恰好见到一个土粪厂，便准备在这里过夜。山上的夜特别凄清，除了虫声外，像死一样静。这时的卢兴邦，除了怕人外，也怕野兽来侵害，就在土粪厂边找来了一根杂木棍，抱着杂木棍挨墙坐着。半夜阵阵寒风袭来，只好加穿了破衣，挨饿挨冻熬过了一夜。第二天，悄悄地溜到了坂面乡。

尤溪县衙未抓获卢兴邦并不就此罢休，县衙向各地发了逮捕卢兴邦的通缉令。卢兴邦到了坂面乡，逮捕卢兴邦的通缉令也到了。卢兴邦只好东躲西藏。

这时，坂面乡驻着一个由官府接济的民团，35人，王吾道（王兴平）任团总。他们接到了逮捕卢兴邦的通缉令，又得到了卢兴邦躲在坂面乡的密告，掌握到了卢兴邦确实尚未离开坂面乡的证据，便全部出动，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卢兴邦闻讯只好逃到水井后厝

向基督教徒求救。民团查了半天一无所获，查到了水井后厝，他们对洋教怕三分，敬三分，没敢进屋，只是在门外询问了几句便走了。卢兴邦好容易躲过了一次大灾难。

王吾道民团得到卢兴邦确实是躲在水井后厝确凿证据后，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前来搜查。来得突然，卢兴邦躲藏不及，见到大厅左边叠着恰似塔形的一堆已编制好的斗笠，只好躲进了竹笠堆里。

这次，民团气势汹汹地进了屋。进了屋都见到了竹笠堆，但他们还抱着童年时捉迷藏的想法，以为卢兴邦应该躲在门角或是床铺底下等隐蔽之处，便只注意搜查厨房、卧室，门角里、床底下等地方，当然无法捕获卢兴邦，便来讯问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冷静从容，对答如流。民团没有看出破绽，也只好走了。

卢兴邦从竹笠堆里钻了出来，又这么轻易地在民团的眼皮底下，躲过了一次大灾难。

虽然卢兴邦两次遭难都得幸免，但房屋主人深感万分危险，迅速商讨了一个办法。当晚，卢兴邦打扮成渔翁，以捕鱼为名，由房屋主人引带至河边。卢兴邦随即转移到坂面村边的风厝崎徐阿广家。卢兴邦在风厝崎依然提心吊胆，与房屋主人共商如何能躲在一安稳之处。最后他选定一个难查易逃的屋后猪舍作为藏身之处。时至子夜，民团疲惫不堪，一无所获，便收兵休息，准备明天继续再查。卢兴邦也就乘这个时候，点头告别了徐阿广跑到山上躲藏起来。这样终于躲过了王吾道率领的民团的追捕。

之后，卢兴邦乘一个夜晚溜到了大嵩乡，找到了他的表兄、造纸师父詹荣策诉说苦衷，请詹荣策筹措良策。詹荣策也十分同情卢兴邦的遭遇，便收留了他，找个地方躲藏起来。两人认定在尤溪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了，东躲西藏也不是过日子的办法，只好忍痛远离尤溪，到外地谋求一条生路。1913年春，由詹荣策引带，卢兴邦翻山越岭，逃奔德化县避难去了。